

甲

傳九十三卷
終第一葉



四金

傳卷第九十一

元史二百四

翰林學士雷天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程棣等奉

勅修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元史傳卷之二十一
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
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
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
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
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
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
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
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

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
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
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
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
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
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
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
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
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

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歲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畜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歛培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

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顯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父撫贈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
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
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
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
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竒氏微時與不花
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

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
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
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
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
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
千定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
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
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
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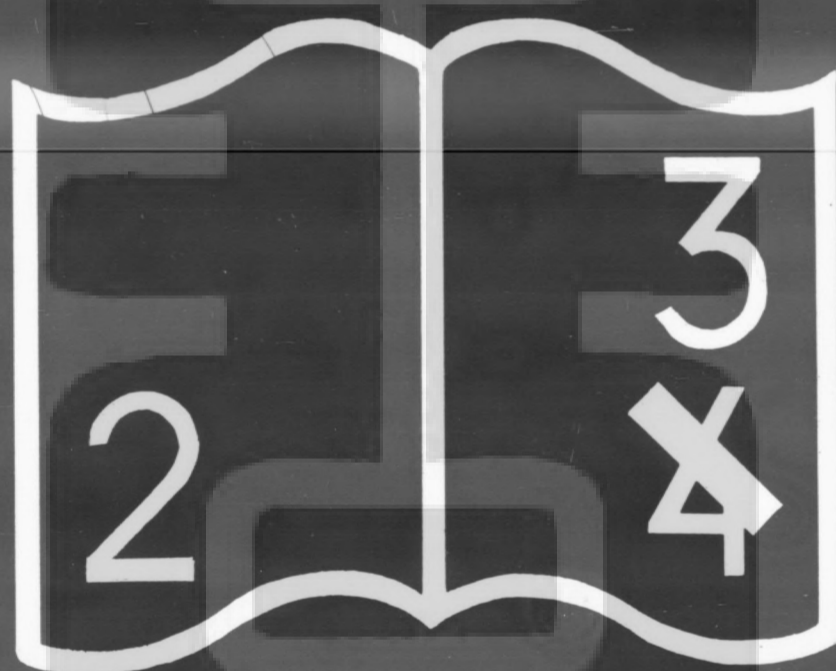
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就
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
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
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
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
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
去而獨搠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
與搠思監相爲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
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
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
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傳
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
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
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
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
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
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

腐敗必由於內陛下不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
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
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士孰不
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誓
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
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
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
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

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
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
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
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
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毋舅故封爲雍王
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
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
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
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

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
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
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箠
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
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
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
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
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
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
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

監孛羅帖木兒傳



编码错误

应“元史二百五”

列傳卷第九十二

元史二百六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直學士郎無 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姦臣

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

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茲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府為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

已括戶三千興煇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貧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間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

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
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
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
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
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
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
利成効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
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
以訕之由是竒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悞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
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
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
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
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
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
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又當自見
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旣而御史臺
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
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

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修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捄其弊乃奏大都路總

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榜諭

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否當
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
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
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
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
等以為此事若小民為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
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
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税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
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為莫若驗戶數多

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
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為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
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
司以亦必烈金札馬刺丁張嵩富珪蔡德潤紇石烈
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為使
有亦馬都丁者以負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
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
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飢發粟萬石賑之又
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
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

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
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
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上杭州地大
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克
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
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
或爲行省叅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
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

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朮丁等亦未可爲相
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十
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
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
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
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
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
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姪臣諸老集議謂
設立運司官多俸重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
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

元史卷之九十二 六
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人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筭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荅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

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為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筭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取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北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鄉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為阿合

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
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入心
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妖僧高和
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
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
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
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
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
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

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
行十餘里遇其衆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
馬南入徒德門者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
下馬獨僞太子夜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
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
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
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
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

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叅政阿里等馳駟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粱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佐者籍其歲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闔豎專

掌其扃鑰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爲者盡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四人者皮以徇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

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朮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度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

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令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

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
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
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彥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或
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
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
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
二千六百定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
侵可增三百萬定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

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
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定自王文統誅後鈔法
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
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
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
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
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
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
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

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
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
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
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者立市易
司領諸牙僧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
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
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
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
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

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
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寔懼焉請先言
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
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
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
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人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
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又
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
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
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



原件短缺

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
二品又奏令按察司按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
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
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
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
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
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
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
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
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

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一酒課亦當日用
米二千石令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
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
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
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
五萬定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
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
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
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

元史卷之六十一
可借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
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
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夫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
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從之
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
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
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
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
下空虚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
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

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定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
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
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
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以其狀
聞世祖始大悟即日遣唆都八都兒秃刺帖木兒等
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
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壬
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刺帖木
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
相安童支鈔二十萬定擯升六部爲二品劾李璫令

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
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為萬戶
晉領以沙全代萬戶甯玉成浙西吳江用阿合馬黨
人潘傑馮珪為杭鄂二行省叅政宣德為杭州宣慰
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
行罷白醅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
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定丞相安童
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定令鈔復
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
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

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以為世榮初以財賦自
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
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
若復恣其所行為害非細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
世榮對於世祖前一欵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
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
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
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
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者
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剗其肉

以食禽獮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蕃譯史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閭爲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

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准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與鐵木兒爲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朮干即自伏叅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

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
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九
鈞考違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
忤旨各欵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
桑哥共議且諭母令麥木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
爲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
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
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
之今已欵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
咸冤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

書鈞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設尚書奸利其
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
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
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
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
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
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
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
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

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迥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九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

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叅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荅失蠻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叅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荅兒

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
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
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
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若
以驢載五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
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
書省九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
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
筭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

皆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
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叅政忻都
戶部尚書王巨濟叅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
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秃忽魯泉府司卿李佑
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或尚書省
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
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
二人持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旣去事不可廢擬選人
爲代聽食元俸理筭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
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

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
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
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
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
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
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爲使世祖
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
六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

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
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卜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
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
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
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
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答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
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
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旣去
尋召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筭江淮省左丞

相忙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覆其上而丹艘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爲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

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漸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蠡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爲世祖陳

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撻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徃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

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

省戮之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逮事世祖成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為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

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魯祖峻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遠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事有劄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

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勲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鉄木迭兒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務悉令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鉄木迭兒奏蒙陛下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

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徃時富民徃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徃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鉄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徃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

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
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
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贛民蔡
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
鉄木迭兒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
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
海牙叅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
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
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鉄木迭兒總宣政院
事十月進位太師十一月太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

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
之鉄木迭兒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
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
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鉄木
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
撓而朶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
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鉄木迭兒桀黠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
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

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襪綸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以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

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叅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微

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
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
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將行即位禮鐵
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
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
爲之既即位鐵木迭兒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
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
官及監臨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
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
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以

便服迎詔爲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爲之流
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
昔嘗論已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
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啼以美官令告引同
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
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
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
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
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
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鐵木

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
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
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踈外以疾死
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敗不
叙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銜失弒英宗鎖南以
逆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

故封翼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
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
帝所褻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
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
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
脫出貶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

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不花旣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祈其非罪事皆太

平韓嘉納所撫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幹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事爲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由里禁錮之已而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納史大夫而謫太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怯不花旣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

殺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脫脫兄弟允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郎中爲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因譖哈麻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脫脫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荅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性姦

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

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得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栢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竒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譖諸皇太子會也先

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其家貲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麻既爲相自以前所進菑畲僧爲耻告其父禿魯曰我

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媚
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
將除之且上曰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
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
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
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
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
我爲老耶帝即與秃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
定秃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
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

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
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
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
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
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
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
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搆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闈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搆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又壞詔搆思監往究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

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十

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
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
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閔焉進爲首
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
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
魯海爲雲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真爲冀王
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
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
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
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

搠思監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
僞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乃請謝事
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谷里麻失里王彛言
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爲遼
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
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
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廓擴帖
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
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

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朴不花寅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搆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徃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

訴以表其情朕爲惻然興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秃堅鐵木兒稱兵犯關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昇之遂皆爲孛羅鐵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合

馬之死剖棺戮尸糊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爲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糊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糊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傳卷九十二

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



原件短缺

馬之死剖棺戮尸糊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爲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糊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糊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傳卷九十二

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

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
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第狀詔以
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壇言于行中書省以宋人
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
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
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獻
漣水捷詔復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
士庚寅壇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詔
遣阿朮哈刺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
益兵赴調壇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

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
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壇專制山東者
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
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
其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
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壇遂反以漣海三城獻
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
之發府庫以犒其黨遂寇蒲臺民聞壇反皆入保城
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
聲癸卯帝聞壇反遂下詔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壇

已酉以瓊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瓊盜據濟南
癸酉命史樞阿米帥師赴濟南瓊帥衆出掠輜重將
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瓊退保濟南五
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瓊自是不得復出猶
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
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
食至是人情潰散瓊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
瓊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
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
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
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
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瓊瓊與語大喜即留
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瓊由是
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
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
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即位厲精求治有
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
司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
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

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
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
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
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明年二月世祖
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
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
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鉄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及振
旅還宮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用兵事多
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
至責以成效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爲各路

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
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官申嚴私
鹽酒醋麩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
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
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
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
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
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
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
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

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脩遼史文統監脩金史世祖曰監脩階銜俟脩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璫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莧與璫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璫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

於朕耶會璫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璫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璫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此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剛

世祖又曰汝同辭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
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堯并就戮詔諭天下曰
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彛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
何期輔弼之僚迺蓄姦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
由下列擢實台司倚付不爲不深待遇不爲不厚庶
收成効以底丕平焉知李璫之同謀潜使子堯之通
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狀者累年宜加肆
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將反臣
王文統并其子堯正典刑訖於戲負國恩而謀大逆
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爾有衆體

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
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
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王滅里
其一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
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
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
木兒襲其封會兵起汝潁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
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已不可爲乃
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

元史傳卷九十三
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罪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爲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既陣兵猶未接皆脫其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禿堅帖木兒軍遂敗績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謀東遁其部將脫驩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玉樞虎兒吐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太傅脫驩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章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藩云

傳卷第九十三

傳卷九十四

元史二百七

逆臣

鉄失

鉄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鉄失曰徽政雖隸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九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既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冬十月英宗親祀太廟以

中書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鈇失爲終獻官明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輒去職鈇失奏罷之杖六十七謫居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鈇木迭兒之子也罷爲翰林侍講學士鈇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十二月鈇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兼領廣惠司事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鈇失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鈇失振舉臺

綱詔諭中外旣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鈇木迭兒旣死罪惡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鈇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鈇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鈇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中書平章政事赤斤鈇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

者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鉄失之弟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赤樞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秃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鉄木兒曲律不花兀魯思不花等以鉄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右丞相拜住而鉄失直犯禁幄手弒英宗于卧所九月四日晉王即位鉄失及其黨皆伏誅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其語見父傳父既歿孛羅帖木兒引兵退駐井陘口十八年正月命孛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

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曹州十月遣叅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孛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四門並進克復曹州擒殺僞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僞印信金牌等物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孛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時有楊誠者據蔚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兵捕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勦

捕二十年正月李羅帖木兒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潰七月擊敗田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達漢人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自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李羅帖木兒守冀寧遣保保殷興祖高脫因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兵來爭李羅帖木兒部將脫列伯戰敗之二十一年正月命平章

答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往諭解之李羅帖木兒罷兵還鎮九月命李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二月僞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同降三月李羅帖木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招兵五萬戍大同陞李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二十三年十月李羅帖木兒復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地遂據真定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李羅帖木兒令留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宦索之李羅帖木兒匿不發二

十四年正月孛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爲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三月辛卯詔罷孛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秃堅帖木兒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院使朴不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嘗命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提督與秃堅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里搆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譖秃堅帖木兒詆毀朝政孛羅帖木兒與秃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必孛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與

秃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之孛羅帖木兒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秃堅帖木兒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秃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秃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孛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

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自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時與孛羅帖木兒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孛羅帖木兒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鬪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皇

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膺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戊子孛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許寃帝亦為之泣乃賜宴庚寅就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加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

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
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
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
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
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
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孛羅帖木
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
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殺
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
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旣又失姚伯顏

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
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和尚受帝密旨與徐
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帖古思不花
火兒忽達洪寶寶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禿堅帖
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起入秦行至
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
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死老的沙傷額
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
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
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

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
沙皆伏誅

傳卷第九十四

外夷傳卷第九十五

元史二百八

翰林學士李天知制誥蕭穆曼良瀛翰符制承高簡知制誥兼國史院總管臣璋等奉

勅修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
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
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
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
為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
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

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名缺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劄刺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刺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刺移

文取兵糧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閣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送劄刺行營劄刺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岱也持詔往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刺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着古斡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智八月着古斡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詔遣着古

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
差山木解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
十九年二月着右與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
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
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
編民千五百戶旁近州郡亦有來師者撒禮塔即與
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
主王噉噉遣其弟懷安公王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
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
迪巨唐右等領兵至其王京噉噉遣使奉牛酒迎之十

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
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噉噉遣王
佺等詣撒禮塔屯所犒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
諭噉噉三月噉噉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
賈國贖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噉噉遣其將軍趙叔
章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噉
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
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
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
中流矢卒別將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領

之十月曠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
五年四月詔諭曠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
賊殺劄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賚訓
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
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
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
奏罪五也十月曠復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處降民
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遷居東京賜
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
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五月其國人趙玄習李元
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
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李君式
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曠遣其將軍
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徵曠
入朝曠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
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曠徵其
親朝於明年十二月曠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彥
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
諫議大夫趙脩閤門祗候金成寶等奉表入貢五月
復下詔諭之十二月曠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侍御

史權賸充行李使三貢是歲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
秋瞰以族子縛爲己子入質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
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
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其世子俛入朝世祖中統
元年三月瞰卒命俛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
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
代有鴻勳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
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
勦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
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
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徹其
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
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
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
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
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
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
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
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乂罹塗炭窮

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
何足校申命邊圉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
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
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
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
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
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
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

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
勤勞苟富庶之有徵異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
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
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
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
以揚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饒曰朕祇若天命獲承
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小大之間也
以爾歸欵既冊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
其上下之情朕甚憫焉饒求出水就陸免軍馬侵擾
還被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境內六月饒

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韓卽入賀卽位以國王封冊
王卽及虎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二月遣使入
貢四月使入朝六月使更名植遣其世子湛奉表以聞八
月賜植玉帶一遣侍衛將軍李里察禮部郎中高逸民
護湛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鑑奉表入謝十月帝遣
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權塲事三年正月罷互市
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植曆後歲
以爲常植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植遣其左諫議大夫
朴倫卽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貢八月朴
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詔諭植籍
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植遣使入貢四年
二月以植不答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
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
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植凡三遣使入貢賜植羊
五百十一月植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
韓就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
諭還使令植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
擬命歲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又遣必閣赤古乙獨徵
植入朝脩世見之禮五月植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鑑
從古乙獨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

爲至元元年遣卽中路得成持赦今與植郎將康允珫
頒其國十月植入朝十二月遣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
入貢自是終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
元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
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
的禮部侍郎殷弘曰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
麗諭旨十二月植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
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
正月植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植飾
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植委以

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
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
植遣其弟湄入朝帝以植見欺於湄面數其事切責
之特遣北京總管燕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
孟甲持詔諭植其略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
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
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
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縛等已入質驛
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
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

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脫等至其國四月植
遣其門下侍郎李葳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五月
帝敕葳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
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
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葳用曰
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
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
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
之生者亦有之葳用曰賴聖德自徹兵以來有生長
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

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
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葳用曰歸可以此
言論爾主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
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
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天府迎之
蓋諭以閔軍造船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
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十二
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居
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
張鎰奉表從脫朶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

康允瑄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禎復遣申思全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禎遣其世子懋入朝賜禎玉帶一懋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禎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懋至朝奏本國臣下擅廢禎立其弟安慶公浟事詔遣使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幹朶思不花等入朝樞密院御史臺奏世子懋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

糧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授世子懋特進上柱國敕懋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抄不花往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帝以禎涓廢置乃林衍所為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禎涓行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等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即當窮治首惡進兵勦戮命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斡事官別同瓦馳驛於王縛洪茶丘所

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伐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矣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

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植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杰從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畧曰朕即位以來閔爾國久罹兵亂册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

元史卷九十五
十一
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
國王植脅立安慶公浯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
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
安慶公浯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誑誤一無
所問二月遣軍送植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
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
國主彼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
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植還國莫居舊京命達魯花
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爲汝之
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將帥

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致
俘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
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植俱入其京既而復令
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
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
同植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林衍使
還言行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孫尚書
宋宗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瑒惟茂弟惟裊自到衍黨
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
島大軍次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

元史外夷傳卷之五十五
三
植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植弗從
至入居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植遣人報有朝
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愷復言叛
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植復報叛兵悉遁
去世子愷言叛兵劫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
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
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即命乃顏率衆追擊之
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忙古解來言
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
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

經畧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
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
田阿刺帖木兒爲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閏
十一月世子愷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傳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負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
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
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
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
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鄉所知將經畧
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

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
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行之變百姓驚擾
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
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
以林行之亂故不暇及今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
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
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
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八年

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
阿海畧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謀
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
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
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
詔使資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
以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
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
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愷率其尚書右
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

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
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悵還國十
一月植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
九年正月植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
入見世子悵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玠玠父上將軍完
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
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
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
鑑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悵入朝四月經畧
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

等奉詔誅之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
州九月植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
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救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
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
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少
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
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
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悵七月其樞密院副使竒蘊
奉表告王植薨命世子悵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
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畧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

世子慤可為繼嗣今令慤襲爵為王凡在所屬並聽
節制八月世子慤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
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慤復遣其判閣
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為高麗達
魯花赤李益受代還十二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
遣使諭慤改官職名號慤遣其帶方侯王激率衣冠
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
年七月慤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
月慤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曙十四年
正月金方慶等為亂命慤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

兵禦備十五年一月曙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
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
中金方慶與其子悞恂恂趙卞等陰養死士四百
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
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
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
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來歲
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曙十六年正
月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亭落四驛十七年
五月曙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

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
食十月加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十八年二月嗜言本國必闕赤不諳行移文字請
除郎中員外各一員以為參佐嗜又請易宣命職銜
增駙馬字從之六月嗜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
勅併為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
為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
日本十九年正月嗜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
掠子女而去請發闕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
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

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五月以嗜子諒為
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
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嗜遣使入奏復更名昨及乞
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昨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
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
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昨入朝成
宗元貞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為二品大德元年十
一月封昨為逸壽王以世子諒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諒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昨為

王三年正月詎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
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
密直司監察司今諫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
之職又詎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
系及自造曆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
爲興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諫兩位下怯薛
解合併爲一諫不奉旨諫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
金符給宦者木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諫有巫蠱事今
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鞏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
詎行事不法諫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

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詎并闔境臣民自今以
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
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黃士庶各安其
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詎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闔里吉思爲高麗行省
平章政事九月詎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
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
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
使小國不替祖風永脩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
東行省平章闔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

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負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盖龍袞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賚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闕里吉思復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為昨罷行省官有詔諭昨秋七月昨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駟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差懼昨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諒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嵩立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暉傳其子植植傳其子昨昨傳其子諒諒傳其子燾燾傳其弟嵩植初名倎昨初名慙又名曙後乃名昨諒則更名章云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

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
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
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
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
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
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
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逐其
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
畧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
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
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
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
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
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
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
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
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

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彛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

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

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年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借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

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
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
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
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
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
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
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
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
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
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

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
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
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
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
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
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
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
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
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
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

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叅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

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輩必知令其自覈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煎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

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

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舡乘之

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

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

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

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

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

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

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

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

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傳卷第九十五

列傳卷第九十六

元史二百九

鞞學士雷大英知制誥兼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為王傳三世為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昷陳日熒為吳昷壻

遂有其國元憲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朮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朮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朮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朮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朮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暎寬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

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暎來歸日暎還見國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暎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

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刺丁往諭使遣使借來光昂
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訥刺丁
乘傳入奏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
中充南諭使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諭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續承丕
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
丁馳駟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
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
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
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卿國官僚士庶各宜安治

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母致
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昂遣其族
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
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昂爲
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降
詔曰卿旣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
及蘇合油朮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
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
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昂

遣楊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
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
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答之仍賜曆及頒
改元詔書三年十二月光弼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
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
剌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答詔許之
仍賜光弼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
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
詔諭光弼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
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剌丁為達魯花
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六年十一月
光弼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久一
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
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
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
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弼言
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
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

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
察之八年十二月光弼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
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
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
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
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
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
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
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

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弼言比歲
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
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
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
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
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
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
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
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

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弼遣童子治黎文隱來貢十二年正月光弼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

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濔霑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

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弼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光弼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刺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

謂今聞國公辱臨弊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差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

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
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
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
于胷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
亦必加憐昔諭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
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
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
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
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
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
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
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
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
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
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州樞密院奏以日
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
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
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
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
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

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處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叅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以光昂既沒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年朝廷復遣陶秉直村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代

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袍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閤下稔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食不暇給然閤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求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

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
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
為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
知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
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
安全共祝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福也二十一年
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荆湖
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
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為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
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盖天時人事小
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為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
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
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
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瓌致書於荆湖占城行
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占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
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
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

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
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
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
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
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
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
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
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萬戶趙脩已以己意復書

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
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
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
守丘温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
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
王言不能親見未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
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徃徃相
接實深驚懼幸昭仞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
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
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

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
阮益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
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
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荅兒解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
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
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叔兵開
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
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

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
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松江求船及聚板
木釘灰置場剗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
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
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爾
境今以占城旣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
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
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
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
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

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令
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卅子可詳思爾國歸附
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
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卅子宜出迎鎮
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
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
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
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
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
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

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
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
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
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
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
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
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
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
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
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

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
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
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
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
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興
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盪駐西路永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兵至自
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
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
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
獲亡宋陳尚書塔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
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
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
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孛羅哈荅兒由陸路李
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
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
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塔張懷侯并張憲侯亡
宋官魯叅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
繼率衆來降唐兀解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

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解泐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

國侯皆爲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解等軍未及度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解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

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
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
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投來歸封益稷爲安
南國王賜符印秀峻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
王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
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
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
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
觸瘴癘多死傷者群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
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

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
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
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
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
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
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
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
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
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
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

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師
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
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
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
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
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平章政事烏
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
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
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
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
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曰烜遣其中
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
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李羅
合荅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
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
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
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李羅合荅兒經老鼠
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
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

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
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
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
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
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
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
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
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
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
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

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
下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
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
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
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
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
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
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
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
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

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
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
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
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
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
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
安南王遂由單已縣趨盩州間道以出次
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
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
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

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
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
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
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
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
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
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
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
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
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
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魯等使還日燔遣陪臣陶子
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燔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
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
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
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蜚船百斛者千艘用軍
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
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
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
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
征安南陳巖趙修己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
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
宗即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燔遣使上表慰國
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
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
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
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
所以畏天事天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
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

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
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
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燁
大意以汝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
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
悃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
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
還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
世子陳日養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
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

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口
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
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
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
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
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讎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
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
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
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

孟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論安南國
其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
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
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
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
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
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至元亨復牒
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
為寶而使以不貪為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
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
効成風兼聞阮孟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為今之計
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
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
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
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
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
使至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
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曠遣陪臣莫節夫

等來貢益稷父居於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
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
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
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懿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
人來貢方物

列傳卷九十六

列傳卷九十七

元史二百一十

翰林學士畢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無錫院編管官王栻等奉
勅修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
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
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
八年大理鄒聞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
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道其使

价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勘馬刺失里乞解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勘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求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為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

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箐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渾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

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燹焚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首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三戶一千磨柰蒙匡里谷八刺戶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九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刺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

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
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往抵其國與太卜軍會
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
元帥玄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
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
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
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
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
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
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

必立相忙直卜等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關朝廷尋遣鎮
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
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副都元帥也先
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
使並虎符敕造戰舡將兵六千人征緬俅禿滿帶為
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
齒察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
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

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
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荅刺之
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爲逆雲
南王所命官阿難荅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
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干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
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
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
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爲

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
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
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
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
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
詣京師令忙完秃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蠻賊與八
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秃魯迷失請益兵又命
薛起兀而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闊濶節
制其軍六月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秋
七月緬賊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

入朝命餘人置中慶遣者蘇等來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慶等從薛超兀而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左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

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該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

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
百姓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
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太
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
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
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宇由補刺者吾親率重兵
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
徃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徃招諭復
與天祐甫偕行得其面書云已修木城備甲兵刻期
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

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
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
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甯省官三千人分
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
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
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
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國土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
亞闌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
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

卷之九十七
答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秃花等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來歸欵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秃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寶脫秃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子世利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關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秃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秃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為國主至吾兄今李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

實怨之願禽亭由補刺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
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
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
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
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
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
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
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
今未附州郡九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
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主補的
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
全德堅等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
有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
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謀者曰國主實在
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閣婆等
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
張顯等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顯兵近水城
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
其二十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

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朮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涓岳榮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邛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齊自理勒藝文勞邛大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刺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忻都輩譏議朝

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竒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

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欄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叅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揚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

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興孫叅政帥
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
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
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
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
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
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闍耶舉
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
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
一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

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
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
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
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
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
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
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
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叅政先往安慰土
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
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

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與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叅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與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與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荅哈聽砲聲接戰士虎登哥等水軍沂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與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

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八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瑯來

瑯來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瑯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

近瑠求則謂之落滌滌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
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滌回者百一
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
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
海舡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
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
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
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
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
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



